龙首文苑

2026年11月28日　星期六　主编:赵命可

责编:吴汉兴　美编:钟梦婕　校对:梅莹　金苗

文化艺术网 / 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4

文化艺術報



星空与半棵树

（连载111）

○陈彦

县官不如现管，他孙铁锤才不怕一个什么狗屁旅游开发办主任呢。为这事差点激起一场“讨薪风波”来。蓝一方镇长虽然也不愿揽这破事，但南归雁毕竟是新任书记提拔走的；对北斗镇的“点亮工程”和“万人大巡游”，武东风书记也是全面肯定的，自己的乌纱帽从某种程度上讲，南归雁还是提着一点襻襻的。真要从中嚷几句瞎话，做糖不甜，做醋准酸。他就安排安北斗全权处理这事，并且下了死命令：一不准上访；二不准漫天要价；三不准给南书记造成负面影响。

其实自南归雁走那天起，蓝一方镇长，就很自然地把安北斗划到“南线”上去了。安北斗也是一肚子火，没处发去。都在“选边站队”，他却沉默无语，也不想给人证明他不是南的人。他不属于任何人，他就是一个政府公务员。端公家碗，受公家管。公家就是公家，不是任何个人的家。他也不需要依附到谁身上占点啥便宜。事实上，他也没占过谁的便宜。可这种“划线”“站队”越搞越明显，连过去坚定站在“南线”上的人，因没得到实惠，也很快倒戈了。最后，“南线”上似乎只剩下他一人了。蓝镇长安排他去处理这事，并且明确表示，不能对南书记造成负面影响，也是话里有话的。不去吧，没任何道理可讲。再加上他也不愿落个“热粘猛裂”的“倒戈”名声。可从镇上又拿不出处理这笔欠薪的资金，对策只是八个字：安抚化解，账有账在。这八字方针也的确没啥毛病，但归根结底还是又要马儿跑，又不给马儿加把草。也确实无草可加。用蓝镇长私下的话说：南给北斗镇把十年的坑都挖下了。

其他村上的事，说一说，抹一抹，倒是暂时安宁下来了，唯有北斗村越闹越凶。孙铁锤阴一套的阳一套，表面上也说些大话，好像在安抚，背地里又煽惑人“朝大的闹”。毕竟北斗村承担的费用最多，“冤大头”就背得重。听村上知情人讲，孙铁锤开始是错打了算盘：一是以为南归雁不会这么快就走人，加上是从市委空降的，不可小视；二是揽政府的活儿，不会打水漂，只要门楼子在，迟早都得“清把（钱）”；三是所有工程，弄到手就有剥皮的无尽环节；还有就是想积极表现一下，看有没有提拔机会，现在已有不少直接从村干部选拔为副镇长的先例了。总之，押错了赌注，也就不得不设法翻牌。同时他也在揣摩蓝一方的心思，闹，也是一种站队方式。

安北斗详细了解了北斗村“跌进深坑”的状况：全镇“万人大巡游”的主要工程，的确都是北斗村包揽了。其实村里也没拿一分钱，都是挨家挨户地摊派。有些是孙铁锤派人上门勒索的。当时倒是硬压下去了，有钱出钱，没钱的出力。唯独温如风家既没出钱，也没出力。孙铁锤让上门讨要，还被老温用一锅烧开的水，把狗剩和磨凳的后脊背差点烫伤了。人都怕白伙食、铜豌豆、滚刀肉。温如风一闹，倒是绕过了“欠薪”这一坑。别人闹腾讨债的事，他得意地直总结经验说：“听孙铁锤的话，你连裤子都没的穿。那家伙屁股一撅，你就得赶紧趔远！”

安北斗的爹拉扯着呼呼噜噜的哮喘“风箱”，对儿子说：“北斗，我看这事靠安抚、化解，怕是搁不下。有人都准备上县去闹了。既然南归雁是你同学，都说你们穿着连裆裤，这时候就得出面替人家担着点。‘账有账在’只怕说不过去，多少都得刀下见点菜呀！比如咱家，还有你大伯、二伯、三姨家，都好说，我们给人家扎了十个竹马、跑驴；你娘还糊了十个大肚子和尚的脑壳子、肚皮；另外跟着舞了几晚上红绸子，脚也扭了，还花了几十块药钱。你二伯娘的脚也崴了，还请人正了骨。我都能说话，暂时不要也行，长远不给也就那么回事，亏就亏了。谁让你要来蹚这趟差呢。可其他人，你多少都得给人家打发一点，要不然，这一关怕是过不去呀！现在思想工作不比往常了，不好做，不来点实际的，人家拿鞋底掌你的嘴，你都没理说去。”

安北斗了解到的确有人在准备横幅，要去围堵县委的大门了。他就先把人稳住，让给他几天时间，自己连夜上县找南归雁去了。

南归雁简直是拼了命了。据说自调到县上，就住进“点亮工程”总指挥部里，几乎没出来过。人也熬得有些消瘦，胡子拉碴的，都没了一点小伙子的形状，说话还有些沙哑。

安北斗单刀直入地说：“你一拍屁股跑了，把我可害惨了。”

“我也没想到啊。如果给我哪怕三年时间，一切就都会按我的思路实现的。”

安北斗一笑说：“原谅我目光短浅，看不出来。也许是在镇上待得久了，麻木了。”

“不是我说你，你还真有些麻木。不麻木，老婆能跟人跑了？”

一提起这事，安北斗就恼火，说话更不客气了：“先顾好你自己的事吧！讨薪队伍马上要上县了，你看咋办？”

令安北斗震惊的是，镇上闹成这样，南归雁竟然一无所知。他大概以为他是调到县上了，并且是书记钦点，底下人自会把一切摆平吧。何况当初哪一个不是拍着腔子保证过的，怎么转眼间成了这样？南归雁还有些不信，甚至抓起电话，就拨通了蓝一方，问怎么回事。蓝支吾半天，他才终于明白，安北斗说的基本是实情。当然，安北斗并没有说任何是非，也没攀扯“划线”“站队”的事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蟠虺



○刘醒龙　（连载33）

安静没有注意到与“活寡”不同的“活活寡”，继续数落曾小安：“当初老娘替你做主，你得了便宜还要卖乖。看看与你同辈的女孩，有哪一个比你嫁得好？人家郑雄，专业上是你爸的助手，这些年不是他挺枪出马与讨伐你爸的那些人论战，换成你爸自己，即使再加上郝文章，也不可能所向披靡、战无不胜。在政治上，郑雄就更不用说了，马上要做到正厅级，过几年肯定可以升为副省级。”

曾小安试了几次才打断安静的话：“我不是说你老人家的乘龙快婿的坏话，但我确实在想，这姓郑的到底是捍卫我爸，还是往我爸脸上抹黑，你们到互联网上看一看，人家指名道姓地说曾本之是比青铜还死硬的学阀学霸，是楚学研究的希特勒和秦始皇。学术独裁比政治独裁更可恶！玩政治反正就是比谁更黑，学术可是要分清楚黑和白，硬要搞独裁，那就成了天地颠覆、真假倒置，睁着眼睛说瞎话。现在我最担心的是万一出现大逆转，只怕人家眼皮眨都不眨一下，就将曾家的一切当成垃圾处理掉。”

见安静捂着胸口满脸痛苦的样子，曾小安突然闭上嘴。

曾本之快步跑进屋里，将自己的救心丸拿出来，给安静喂了几粒。

曾小安见势不妙换了一副模样，轻言细语地贴着安静的耳边说，女儿这样说话，也算是给自己打预防针，天下男人一阔就变脸的占百分之九十九，早点将郑雄郑厅长往坏处想，将来被郑雄郑省长甩了，自己心里也就好受一些。

安静心里难受与心脏病无关，只要曾小安不再故意气她，也就没事了。脉搏刚刚恢复正常，安静就主动问，互联网上是不是也在说郑雄的坏话。

曾小安要安静保证不再生气她才说。

安静答应之后，曾小安仍不放心，又放了几粒救心丸在手边以备急用。

互联网上骂郑雄的话，几乎将汉语中所有难听的字眼都用上了。有的话曾小安还能复述，实在无法说出口的，曾小安就用笔写，还有连汉字都不好意思写的话，曾小安只能写成汉语拼音。

安静果然没有生气。她甚至觉得，只怪郑雄的能力太突出了，搞研究，当厅长，都做得比别人出色，如果没有招人嫉恨，那才是人世间的奇迹。前两年，总在电视上露面的那个男孩，各方面都是弱智，却能拿着指挥棒，指挥乐队演奏交响乐，按说大家都要同情这孩子才对，偏偏还有那么一批人挖空心思专门说一些最难听的话。对弱智的孩子尚且如此，何况郑雄这样的精英。现在的人，纯粹是学者和纯粹当官员都好办，怕就怕既是学者，又是官员，刚刚被人用学术标准来判别，转眼之间又有人从政治角度来批评，就像孙悟空遇上二郎神，一个有七十二般变化，另一个刚好有七十三般变化，无论孙悟空怎么努力，总能被二郎神盯着不放。互联网上针对郑雄的那些话，千篇一律全是谩骂。偶尔点出一些具体事情，比如用开学术会议的名义，实际上是公关，请相关人员到神农架、武当山游玩。比如用公款在几家重点报刊上买版面，刊登曾本之的研究文章。比如用行政手段为曾本之谋取一些名头吓人的荣誉头衔。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，这样的事自然也是别有用心。但从纯学术角度来看，最多可以说成是对曾本之的爱护，与假公济私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
类似的咒骂，反而让安静觉得郑雄是在舍己为人。

到这一步，曾小安也不再与安静斗嘴了。她转过来问曾本之：“明天确定要去江北监狱吗？”

曾本之说：“是的。我也去探一回监！”

曾小安说：“谢谢你法外开恩，终于要去看郝文章了。”

曾本之说：“错了。我去探监是要看另一个人。”

曾小安说：“我说呀，无缘无故的太阳怎么能从西边出来！”

曾本之点点头：“我们快去快回，不要惊动任何人！”

连安静都听懂了，曾本之说这话的意思暗指郑雄。

安静说：“你们父女俩可要听好，这事下不为例，家里的事情不能瞒着郑雄，不然的话，就会弄得无风三尺浪。”

曾小安说：“妈妈，你这样子可不像土生土长的武汉人。咱武汉的丈母娘凡事一定是优先心疼女儿，然后才心疼女婿。只有乡里来的人才说什么会心疼人的丈母娘先心疼女婿，不会心疼人的丈母娘先疼女儿。市里天天发号召，要全市人民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，说的是复兴大武汉，没有要求丈母娘们继承光荣传统！”

安静说：“还不是被你闹的。老婆不会心疼老公，当丈母娘的再不做些补救，人家在这屋里待着还有什么意思？”

曾小安说：“该吃饭时一张桌上吃饭，该睡觉时一张床上睡觉，你和爸爸不也是这样吗？我从未听到爸爸说你不好呀！”

安静说：“女人是不是心疼丈夫要看眼神，心疼丈夫的眼睛是两朵牡丹花。”

曾小安说：“不心疼丈夫的眼神是什么样的？”

安静：“就像你，眼神里藏着两把杀猪刀！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耶路撒冷



○徐则臣　（连载103）

回到十里河，他就给初平阳打电话。那时候，初平阳的宿舍里还没装电话，一栋男生宿舍楼只有一部电话，在楼下传达室里，谁的电话来了，师傅就打开谁的宿舍的小喇叭，用镇江口音的普通话叫谁的名字。那天，初平阳正躺在床上，看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格农的小说《大海深处》，小喇叭说：“416，初平阳电话！”

“兄弟，”杨杰说，“靠你了，给想个好名字！”他把所有库存的优美和深沉的词语全用上，为的是完美地将晶体里包裹的景观给表达出来，供初平阳参考。与此同时，他也把一肚子苦水和邪火对着初平阳撒了一通。

“那长袍大袖的人脸仰着吗？”

“仰着。两个鼻孔朝天。”

“好，那就叫《天问》。那人叫屈原。他脚前的水不是运河，是汨罗江。”

“猴子那块呢？”

“《一只名叫西绪福斯的猴子》。”初平阳说，“他不是滚石头，是抱石头。顶不住也得死顶着，手一松就会砸烂自己的脚。”

屈原杨杰知道，西绪福斯是个外国人，他不知道。初平阳跟他谈到希腊神话，谈到加缪，谈到哲学。这么高深的解释杨杰很满意，觉得两个名字取得好，都“形而上”了。“到底是文化人。”他说，“我说点俗的，回来请你吃盱眙的十三香龙虾。”

这回杨杰小心了，把两块水晶连底座用能找到的最柔软的布包好，装进斜挎的书包里，黑咕隆咚又来到鬼市。占了个屁股大的地方，但他啥都没摆出来。两边的人很生气，没占到好地势的商贩更不高兴，这小子玩的是哪一出，占着茅坑不拉屎。杨杰拍拍书包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，不见兔子不撒鹰。他等韩国老头来。他根本不知道韩国老头还会不会再来，但他决定等，一天等不来等两天，两天等不来等三天——两个月都下来了，不差这一哆嗦。他像个亢奋的傻子，硬生生在鬼市上站了三个大清早，第四天黎明时分，韩国老头来了。杨杰见了就冲到他面前，问是否还记得他。韩国老头当然记得，但他摇摇头，礼貌地对他微笑，说对不起，绕过杨杰就要走。杨杰追上去，说：“买不买都无所谓，我就是想请您再看一看。”

韩国老头摇摇头继续往前走。杨杰继续追。被追急了，老头只好问：“现在多少钱？”

“一个六万，两个十二万。”

韩国老头开口大笑的时候灌进了凉风，咳嗽了半天。停下笑和咳嗽，他板着脸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离我五米之外。”

杨杰目测五米的距离，忽快忽慢地跟着他。现在他只想让他看一看，它们已经不再是四天前的那两块水晶了，现在它们是两块打磨精良的原石包裹体水晶观赏石，一个叫《天问》，一个叫《一只名叫西绪福斯的猴子》。他一直跟着他，看他在不同的玉石摊子前挑选把玩，看他跟不同的玉石贩子交流和讨价还价，看他把中意的玉石放进一个黑色的双肩包里。在旧货市场，用低价淘到满意的宝贝叫“捡漏儿”。眼看着韩国老头捡了四个漏儿了，天亮了。韩国老头穿过半截胡同，到了马路上，招呼了一辆出租车。幸亏那时候上班高峰没到，空车多，杨杰也叫了一辆出租。跟上，他跟师傅说，盯紧了。车在三环上疾驰，杨杰有点后悔了，他根本就不知道韩国老头要去哪里，出租车计价器上的数字不要命地往上跳，啪啪的能听见声，跳得他心惊肉跳；两个月了，起步价之外的出租车他就没舍得打过，没公交就步行。但他硬扛着，半路下去丢不起那人，再说三环上也不让两条腿的走。

韩国老头一直把车打到中关村大街边上的燕山大酒店，当代商城后面。等老头下了车，杨杰才下。进了酒店大厅，除了门卫和前台服务员，一个人没有。韩国老头回房间了。杨杰发现自己太老实了，五米真是害死人。他在大堂的沙发上坐下，能进去他就能出来，不信堵不着。门卫见他头发凌乱，一脸隔夜的倦容，生了疑心，拎着警棍过来问。杨杰说，等人，韩国人；接着叽里哇啦乱说了一通，最后以“思密达”收尾，门卫被唬得咽了口唾沫，拎着警棍走了。杨杰在椅子上睡了一觉，突然惊醒，心想完蛋了，睡过去了，看看前台墙上的石英钟，竟然只睡了一刻钟。大堂里出出进进的人多起来，杨杰从口袋里掏出清凉油抹到太阳穴上，一定要把眼睛睁大。八点半钟，韩国老头西装革履地出来了，杨杰迎上去。

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老头问。

“我就想请您看看。两分钟。”

“好吧。”老头说，都追到酒店了，这瘟神真难送啊，“在这儿？”

“也行。”

杨杰把包放到沙发上，打开最柔软的两块布。燕山大酒店的灯光穿过两块水晶，突然具有了无数的方向，屈原和猴子也仿佛突然醒了过来。老头从皮包里拿出一副白手套戴上，慢悠悠地说：“就让我看看？”

“就看看。”杨杰说，“我说过它们是好东西。”

老头隔着手套摸了摸水晶，用包布盖上它们，合上杨杰的包，说：“跟我来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:6101004002009　印刷:华商数码（西安市经开区草滩生态园尚华路99号 电话:029-86519739）　发行: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陕西省报刊发行局　法律顾问:陕西许小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徐晓云13772518161